

#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九）

泗水《星火月刊》  
(1949—1953年代)

## （一） 青年社团新群社 个个好学好伙伴

自从1945年11月10日，即印尼宣布独立后的第83天，英帝国主义对印尼的重要城市泗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。妄图帮助荷兰殖民主义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。英荷军队以英军马拉迪准将“失踪”为借口，向泗水市民和军队下最后通牒，限24小时内缴械投降。泗水市民和军队坚决奋起反抗，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15昼夜激战。泗水保卫战点燃了全印尼的反抗烈火，开始了全国性的4年的抗荷斗争。

印尼独立后，“泗水战役”开始的第一天11月10日，定为印尼人民的“英雄节”又称“烈士节”，泗水市也被称为英雄城市。1948年12月19日，荷兰殖民军又发动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战争，即所谓第二次警卫行动，虽然一度占领日惹，但也以狼狈不堪失败告终。

1946年，时局还在混乱中，我们这批难民从岩望搭小船悄悄回到泗水。在离开岩望这座县城的时候，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，华社一派祥和慈善人士多多，尤其令人难忘，杨彩绘先生那为难民“鞠躬尽瘁”的身影，这身影仿佛已铭刻在我的心壁上，经历几许风雨，仍然清晰记得。就像我对格里安镇糕饼坊那位剪平头装老板伯伯一样，他们都有着人溺己溺好心肠，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白云悠悠，历史记载，他们一个个都很平凡，而又令人敬仰的风采人物。

我15岁，进泗水国民小学读5年级。此时好像有许多大事发生，却又不明白。有天，我从巷里走出，看到大街许多华人商店住家，升起五星红旗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我望着飘扬中的五星红旗，红艳艳，星灿烂，心中不由自主地充满喜悦和敬仰。基于什么缘故我那么喜爱它、敬仰它，自己却无从解释，似无须解释。记得是星期天吧，我

曾鼓起勇气到泗水群力球场，参加一个泗水学联召开的群众大会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，担心和兴奋兼而有之。演讲的是学联倪政权、王省耕等负责人，我挤在涌动的人潮中，讲的人声音高昂、听的人情绪高昂，台上台下都是年青人，一副副脸孔充满友谊和激情，热烈的鼓掌，欢腾的海洋！

从参加学联的群众大会归来之后，我开始认真思索，我的人生道路该如何走向？我的筑梦之舟该如何起航？我总觉得学校的功课学来学去进展缓慢，要继续升级读6年级呢，还是停学自修？或者绕过6年级直接考中学？我听说泗水“服务中学”是穷人子弟学校，学杂费便宜。那时我家已搬到温他安（Undaan）地区，要到校址设在北区的“服中”，先从家里走一段路到大巴杀，然后坐电车到红桥。经过新生测验我侥幸被录取，怎么办？上学路途这么远父亲能同意吗？

正当我为“循序升级读6年级好？还是跃读《服中》好？”苦苦思虑心乱如麻的时候，竟患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足足躺了三个月。起初肠胃部分疼痛，家里备有济众水，服了两小瓶，痛得更厉害，给医生检查误诊为胃病，疼痛加剧。急忙送RKZ天主教医院，也许我命还不该绝，手术时盲肠已腐烂，医生说再迟一天就回天乏术了。

手术输血的当晚，我身体忽然感到格外寒冷，护士给我盖了两层被盖，还是冷得发抖，连牙齿也在颤抖。我告诉护士寒冷是从体内发出来的，医院里的圣女亲自查看，说是瘧疾，打了针才慢慢入睡。早上护士来整理床铺时，我问深夜我发抖的原因，回答“可能是输血的原因吧！”“输血不对？”我告诉护士：“前给我献血的两位亲人从未有过瘧疾，怎么可能呢？”护士既美丽又有耐心，她解释说，手术时给我输的血是借用血库里的血，你亲人的血只是用来偿还，不然就得付昂贵费用。（不敢忘恩，献血的这两位亲人一位是容创，一位是容华立，均是堂叔

辈。)

经过这场大病，医生吩咐出院后暂时不可吃难消化的食物，不可干重活。父亲经过深思熟虑，千方百计，给我在巷口对面Undaan河边，顶下一间3x3木板店位。那时期，河流两边从Undaan、Pengampon、Bunguran、cantian都建了一排排木板建筑，越靠近华人区越热闹，如远近闻名的泗水原子市场，当初就是从河边建筑起来的。我知道家里因为我的一场大病已负债累累，父亲是从哪里弄来的钱顶店？（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无疑又是千难万苦设法）店位右边是裁缝店，左边开食摊，开店时能省则省，地板连水泥（Semen）也没有铺。所以一早开店总有老鼠打洞堆起的泥土，令人发麻。开的店说是建材店，也只是两包水泥，加上几个小方木格尺寸大小铁钉，即便这样，我已心满意足，总算有店可开有事可做。而父亲一点也不尴不尬，居然用一块刨得光光滑滑小木板，用红漆写上“三通”两字，端端正正的挂上作为商号。这是父亲给我的鼓励，想起父亲说过，他过去创业，也是从“替别人修理门窗”开始的。

尽管开店时店里空如也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店里逐渐添增了一些小货品，如通用窗门饺、小研油漆、小锤子、小铁钳、沙纸等，数量虽少，耐心经营，相信这个店不会令父亲失望。我有空就利用时间看书写笔记。因为经常看一些旧报纸，知道红桥附近有个新群社，设有图书馆。

从此，我差不多每周关店后一次或两次到泗水“新群社”图书馆借书。图书馆书多、杂志画报也多，我最喜欢“良友画报”，虽然我所翻阅到的都是距出版期一年多，并没有稍减我对这本画报的新鲜感。从“良友画报”里我读到了如孙中山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张学良，以及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，这些叱咤20世纪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英姿风采。我想，再过一百年，这些勾画出历史长流的大幅画卷，也决不会过时，不是吗？

由我看店开始就没有



再上学，小学没有毕业就停学，这似乎在家庭里，或周围亲友中，没有泛起什么波澜，没有人过问一句“为什么不读书？”连我自己也觉得“如果我继续上课，店谁来看顾？”

在这时期，我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都仔细阅读，我曾经这样妄为地拷问自己：高尔基的父亲是木匠，而我的父亲也是木匠，为什么不能学他？他童年失学，并没有因失学而丧失理想，埋没斗志，反而更加勇敢地在人生烽火中抢夺一个又一个阵地，为什么不能学他？文学家沈从文也只小学毕业，我为什么不能走他勤奋自修的道路？狂想中，不禁又想起已逝的哥哥，又记起夜晚哥哥在编学校壁报，我趴在桌上陪伴的景况，哥哥撒手时从他深凹的眼眶中流出的几滴泪水，那是对我的寄托和期望，我能忘记吗？

我家没有订华文报纸，对拾到的旧报纸我总是如获至宝、如数家珍般反复阅读，把“社论”剪下来当作课本，一本学生字典就是我的“老师”，报纸里的副刊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，常把读后令人感动的作品当作范本，不但一读再读而是经常翻出来“重温”。父亲是泗水广肇会馆会员，每月可以免费得到该会出版的一份叫《木棉月刊》内部刊物。

记得那个晚上下着大雨，狂风把屋顶其中一块屋瓦歪了，雨水像小瀑布

一样倾泻下来，那时候父亲还力壮，冒着雨爬到屋顶上，把屋瓦调整（其实父亲这样做容易触电，非常危险）。母亲则大喊大叫的叫我快拿面盆，盛漏下的雨水。我正在灯下沉醉在当天中午才收到的《木棉》刊物里，竟然没有听到母亲的叫声，至今一旦想起那次的狼狈情景，引起母亲的咆哮如雷，父亲的怒不可遏，心里仍感亏疚和不安！但是我的“自修”之帆从不畏风、从不避雨，仍破浪航行。

我喜欢《木棉》，所以，它也成了我的学习园地，我试写了一首诗歌“木棉颂”，竟然登了出来，我像小鸟学飞，能用翅膀拍几拍飞几步，试想，那一刻我的心情有多兴奋多激动！晚上，我躺在床上思潮狂奔起舞，直到快天亮才沉沉睡去。

别看《木棉》只是一本社团内部刊物，它的主编陈炳洪先生和刘丽南先生却大有来头。前者主要职务是当时泗水三间华文报之一的《华侨新闻》总编，后者则是有名的《丽南画室》主人，也是泗水名画家刘铭强的父亲。因此，对这本刊物在文字上那么引人入胜，在编排上那么出色舒目，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有时不免这样想，小孩长出第一颗牙最可爱，我写的第一首诗倘若能保存，今天读起来一定也很可爱吧！

我以初生之犊，对文学野心勃勃，利用晚上时间努力。凡是自己喜欢